

從電影《奇蹟男孩》談校園霸凌現象

林珊玉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根據兒福聯盟 2020 台灣學生網路霸凌現況調查，47.0%近一半兒少涉及網路霸凌事件，高出 2016 年兒盟調查的 22.2%二倍多；曾網路霸凌別人的兒少則有三分之一。近八成 78.4%兒少曾有過網路排擠問題，31.2%感到沮喪、23.6%對人際社交互動感到憂慮緊張；另外 7.9%曾此有過自我傷害的行為，7.6%曾有自殺念頭。校園霸凌問題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再加上網路普及讓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情況更常見。文學的敘事（narrative）能引發想像力，讓人們對於不同的文化背景與傳統，培養出同理心（empathy），也就是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從而消除彼此的誤會甚至仇視（黃藿，2021）。因此，筆者認為教師可以利用閱讀文學或是電影等藉由故事主人翁視角來讓學生產生同理心，並從中學習如何做出正確的行為來保護同學與自己。

《奇蹟男孩》（Wonder）是講述一位名叫奧吉的小男孩，出生時因為罕見基因問題而導致面部不完整辛苦的求學故事。母親為了讓奧吉能正常上學，說服他從在家自學轉到真正小學去上課。後來，學校的孩子因為他特殊的長相霸凌他，令他十分懊惱，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在家人的支持下，奧吉終於交到了好朋友，也順利從小學畢業。

二、人物分析

霸凌為一種團體過程，包含了霸凌者、受害者及旁觀者（bystander）（Salmivalli, Lagerspetz, Björkqvist, Österman, & Kaukiainen, 1996）。Salmivalli 等人（1996）將旁觀者角色分為強化者（reinforcer）、協助者（assistant）、保護者（defender）及局外者（outsider）。強化者透過某些方式來強化霸凌者的行為，如嘲笑受害者、助長聲勢等行為；協助者積極遵從霸凌者的命令，是主動參與霸凌的角色（劉正杰、董旭英，2018）。以下就相關人物來分析探討他們在霸凌事件中的角色及處理態度。

（一）旁觀者：傑克威爾

一開始，傑克因為大人的要求和奧吉接近，後來他發現奧吉是個聰明、有趣的人，所以兩個人也慢慢變成好朋友。有一天，他因為迫於同儕的壓力開玩笑說自己其實並不喜歡奧吉，是被逼的。此時，傑克為強化者（reinforcer）角色，也就是強化霸凌者行為。班上惡霸朱利安在分組時要傑克不要跟奧吉一組，午餐時

奧吉也總是一個人。此即為霸凌種類之一的關係霸凌。程景琳（2014）對關係霸凌解釋為「不直接且較為隱匿的攻擊行為，如忽視冷戰、排斥排擠、阻絕他人社交使其孤立或散佈謊言謠言等方式來傷害他人社會地位與自尊。」後來，傑克發現自己還是喜歡和奧吉一起，所以當他聽見朱利安又開始說奧吉壞話時，他為了奧吉和朱利安大打出手。此時傑克變為保護者（defender）的角色。在霸凌發生當下，旁觀者勇敢地表達反對其行為，就能有效制止情況惡化。旁觀者的同理心實為霸凌事件中能第一時間轉化的關鍵因素（曾莉婷、吳璧如，2014）。

（二）霸凌者：朱利安

朱利安是有錢人家的孩子，能言善道人緣好；在師長面前表現良好，但在同學面前卻是個會用言語攻擊他人，忌妒奧吉的霸凌者。班上大部分同學因為朱利安的關係而漠視奧吉，全班甚至流傳只要碰到奧吉就會染上傳染病。朱利安從一開始對他冷嘲熱諷，到後來因為奧吉學業上表現突出產生忌妒，變成幾乎每天寫惡毒言語攻擊他，影響了奧吉一整天的心情。朱利安後來被校長約談，父母對於兒子的暴行反而覺得兒子才是受害者。最後雙方無法達成共識，朱利安的父母揚言要轉學。

霸凌者的心態，有部分出於家庭教育的關係。如果從小在專制型的家庭中長大，孩子學到的是以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而不是溝通。從朱利安媽媽強勢的態度可知道，朱利安在家中應該也是如此被對待。成長於缺乏溫暖和監督的家庭環境造就典型的霸凌者，易對周圍人產生敵意，經由傷害別人讓人產生痛苦自己因此得到心理上的滿足。父母直接影響孩子的情緒，結果就是容易養育出具有攻擊性的孩童（吳文琪陸、玆玲、李蘭，2013）

（三）旁觀者：夏天

夏天是班上不愛發言的女同學。有一天，老師請她念當月的佳句給全班聽：「在做對的事和做善良的事當中，選擇善良。」夏天念完，似乎了解了什麼。中午在餐廳，當傑克被奧吉拒絕同桌時，夏天馬上走過去和奧吉同吃午餐。她不畏懼其他人的眼光，大方地和奧吉握手宣示從此成為奧吉的朋友。夏天從原本的局外者（outsider）角色轉為保護者（defender）角色。

旁觀者具有制止霸凌事件的發展與惡化的能力（劉正杰、董旭英，2018）例如表達支持受害者以及對霸凌者不贊同，可以幫助受害者除去霸凌的負面影響與終止霸凌攻擊（Craig, Pepler, & Atlas, 2000；Hawkins, Pepler, & Craig, 2001）挺身而出的人數要越多越有幫助，惡霸當下就能感受到自己的行為受到抵制，自然也不會有接下來更暴力的舉止。漠視不採取行動，只會更讓霸凌者確信大家默許他的

行為。

(四) 老師

老師每個月都會介紹佳句讓同學了解做人處事應有的準則。由同學念給全班聽，在潛移默化下，學生會了解何謂是非對錯，此外，老師對待每一位同學都一視同仁，也會特別觀察較安靜，較弱勢的學生是否需要協助，班上的風氣因而越來越正向團結。老師時常關心奧吉，也告訴他如果有問題要讓他知道。有一天，當奧吉置物櫃被貼了寫著希望他消失的海報時，老師拿著海報問班上其他同學，並告知校長處理。老師必須善用觀察力，蒐集其他同學的情報及多和當事人詳談以了解真實狀況才能真正遏止霸凌的情況惡化。

(五) 校長

在約談朱利安前，校長和奧吉談過也充分了解情況，因此，當面對朱利安父母時，他拿出一項又一項的證據，更強調對於霸凌是零容忍。就算朱利安母親威脅時也能態度不卑不亢。面對家長，學校的態度必須是要中立且是為學生著想的。校方和老師站在同一陣線上，為了學生要堅持自己的立場。因為唯有如此，校園的氛圍才能是安全的，受霸凌的學生才能得到保護。

(六) 受害者：奧吉

奧吉面對朱利安一次又一次的言語攻擊，心靈受創之下差一點放棄學業，幸好身邊還有家人與好友的安慰。剛開始，他只是生氣，後來，他把所有朱利安寫的紙條都交給校長，這也讓校長握有證據使朱利安父母啞口無言。因此，受霸凌者不論受到何種霸凌，最重要的是要留下證據。人證及物證能在日後提出控訴時成為有力的佐證。

三、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從《奇蹟男孩》中，我們看到了團體中對於霸凌的態度。有人漠視，也有人勇敢發聲。當挺身而出的人數越多，就越能改變現況。如今青少年因為過早使用手機，並且頻繁利用社群媒體；手機及電腦一路伴隨青少年成長，他們的生活透過科技從事娛樂活動，並相互交換訊息（Park & Gursoy, 2012），網路霸凌已成為一個重大的問題（Alim, 2016）。在學校被霸凌的受害者，在網路上也容易成為受害者；曾經在學校霸凌他人的霸凌者，在網路上同樣也易成為霸凌者。這樣的現

象和學者所研究的結果一致；即霸凌「從學校跟著回家了」，或者是霸凌「越過了學校的圍牆」(Patchin & Hinduja, 2006; Tokunaga, 2010)(引自施琮仁, 2017)。特別是亞洲國家網路普及率盛行，台灣的網路霸凌問題更是十分常見。因此，教育單位應該及早提出有效政策。

(二) 建議

1. 培養同理心教育

老師可以多介紹相關文學作品及電影或是社會新聞所發生的事件來引導學生感受當事人的感覺。王美恩在《終結霸凌》一書中提到，運用 ORID 對話，達到同理心的內化教育效果。ORID 焦點討論法是由 Joseph Mathews 所提出。也就是人們透過觀察發生的事物，從內而外做出反應，再產生意義與看法。當我們體驗到客觀事實 (Objective)，首先是感受 (Reflective)，然後是自己的詮釋、理解 (Interpretive)。最後產生決定 (Decisional)。師長們可以先讓學生敘述，了解客觀事實，然後同理學生感受，讓他感覺有被理解。接著可以詢問學生試著以受害者的角度思考為何他會如此做？自己有無相同的行為？最後請學生思考怎麼改善情況 (王美恩, 2011)。同理心的內化教育，是讓學生主動制止霸凌的關鍵因素。班上如果有弱勢的學生，老師只要帶頭做起，以身作則關懷這些學生，全班營造共同團體的向心力，班上就能有互助共好的氛圍。

2. 老師需有敏感察覺霸凌的霸凌知覺

大部分的人常以為肢體霸凌較嚴重，認為不需要介入關係霸凌，然而，許多學生表示，關係霸凌的嚴重性不亞於肢體霸凌。關係霸凌因為不像肢體霸凌的傷害可被立即注意到，但是對於受害者心靈影響是伴隨一輩子的。當事人只要當下感覺不舒服，告知師長時，教師就應立即阻止以免學生身心遭受重創 (陳利銘, 2017)。另外，教師在介入時，應注意霸凌者有時並非是一般認知中的不受歡迎者，也有可能是班上受歡迎者。因為想鞏固其意見領袖的地位，所以選擇易打壓的對象，他們通常是勢單力薄的受害者；例如《奇蹟男孩》中的霸凌者朱利安。教育單位可以多舉辦相關教師專業輔導研習，師培教育也可納入霸凌相關課程讓師培生們在未來可以有更專業的技能處理霸凌問題，另一方面也能避免教師無意的言行對學生造成傷害反而成為霸凌者。

3. 校園霸凌通報處理系統完善

平日做好宣導讓學生知道有那些幫助的管道。學校應設有通報電話及電子信箱。校園多宣傳相關的新聞事件，讓學生了解危害當事人以致身心受創有可能要面對的法律刑責。教育學生認識霸凌以及遇到霸凌時可以怎麼應對。整個校園塑造出對於霸凌零容忍的共同態度，就能有效遏止不良風氣。

4. 反霸凌方案實施

自 2006 年起，芬蘭教育部與 Salmivalli 的研究團隊合作推動全國性的反霸凌方案 KiVa，希望藉由旁觀者的力量，利用網路等教學媒體讓學生學習同理心，改變霸凌的情況（曾莉婷，吳璧如，2014）。台灣較欠缺類似系統性反霸凌方案。大多淪為口號及宣導；借鏡國外經驗，我們應該將反霸凌教材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融入完整的教學計畫，運用角色扮演（role play）、班會討論、分組活動或是教學媒體學習，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內化於教學中。

5.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長要了解何謂霸凌以及規範孩子使用手機及電腦的時間。不要在孩子年幼時太早讓他們接觸手機。可將電腦設置在公共區域，並多介紹有趣的網站和孩子一同討論。平日多利用時間了解孩子的情況，多帶孩子從事戶外活動或是閱讀。有衝突時理性溝通，絕對不使用體罰或是強制的命令。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則（lead by example），讓孩子藉由父母的身教及言教，了解何謂同理心？何謂正義？也才能在同學需要幫助時勇敢站出來制止。

參考文獻

- 王美恩（2011）。**終結霸凌**。臺北市：天下。
- 吳文琪、陸玟玲、李蘭（2013）。台灣地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之分布及與個人和家庭因素之分析。**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2(4)，372-381。
- 兒童福利聯盟（2020）。**2020 台灣學生網路霸凌現況調查**。取自 <https://www.children.org.tw/research/detail/69/1733>
- 施琮仁（2017）。台灣青少年網路霸凌現況、原因與影響。**中華傳播學刊**，32，203-240。
- 陳利銘（2017）。對校園霸凌行為知覺嚴重性研究的分析與建議。**學校行政**，107，182-194。
- 曾莉婷、吳璧如（2014）。校園霸凌防制中被忽略的一環：霸凌旁觀者之探討。**學校行政**，92，122-143。
- 黃藹（2021）。敘事想像、同理心與品德教育—以古希臘悲劇為例。**哲學與文化**，48(4)，5-23。

- 劉正杰、董旭英（2018）。以同儕關係、從眾行為與認知同理心探討網路霸凌旁觀者之行為取向。《中華心理學刊》，60(2)，101-124。
- Alim, S. (2016). Cyberbullying in the world of teenagers and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yber Behavior, Psychology and Learning*, 6(2), 68-95.
- Craig, W. M., Pepler, D., & Atlas, R. (2000). Observations of bullying in the playground and in the classroom.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1, 22-36.
- Patchin, J. W., & Hinduja, S. (2006). Bullies move beyond the schoolyard: A preliminary look at cyberbullying.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4, 148-169.
- Park, J., & Gursoy, D. (2012). Generation effects on work engagement among U.S. hotel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4(31), 1195-1202.
- Salmivalli, C., Lagerspetz, K., Björkqvist, K., Österman, K., & Kaukiainen, A. (1996). Bullying as a group process: Participant rol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social status within the group. *Aggressive Behavior*, 22, 1-15.
- Tokunaga, R. S. (2010). Following you home from school: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 277-287.

